



談追尋健康快樂

莊松文

健康與長壽，是每一個人追求的梦想。衛生署的使命就是「促進及保護全民健康，讓全民更長壽更快樂」。日本名醫作者日野原重明於 2009 年一月出版「生きるガ楽しくなる 15 の習慣」一書，當時筆者曾買來閱讀。後來由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畢業的高雪芳小姐譯成中文「快樂的 15 個習慣」一書（天下雜誌出版），我把中、日文的書拿來對照著看。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健康長壽而幸福，此書的健康秘訣，雖然不一定能讓我們如作者活到九十歲以上，但在人生道路上一定可以活得更健康、更快樂、更有活力。

日野原教授總結他個人九十多年來持續不斷的 15 個生活習慣。這些習慣看起來都十分簡單易懂，重點其實是執行，而且要持續不斷去做數十年，

則非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們可以先選擇五至六個習慣來培養，尤其對自己最需要的項目。例如：有高血壓傾向的讀者，可選擇從「飲食」、「運動」以及「減少壓力的方法」的習慣去培養；有悲觀憂鬱傾向的讀者，也可選擇由「運動」、「抱持正面想法」，「感受他人的心情」，「發現更多樂趣」等方向去養成習慣。

隨著公共衛生的改善，以及醫療科技的進步，國人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也因此，如何活得快樂又健康，便成為每個人所追求的目標。前面說過，健康與長壽，是每一個人追求的梦想。追求長生不老，是自古以來許多人的願望。歷史上說，秦始皇為追求長生不老，曾經派屬下徐福到日本、韓國去尋找長生不老的藥物，可為例證。

除了身體的保養之外，日野原重明醫師也很重視心靈的健康維護。例如向心目中的偶像學習、抱持「一切都會更好」的正面想法、心中永保愛的習性。這讓我想起聖經所強調的人要有「信、望、愛」，也就是要有信念、有希望、有喜樂和感動。這樣就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動力。

人生的目的是在追尋快樂。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我想我的人生目標就是追尋快樂……。不快樂的人通常是以自我為中心、退縮、無趣、與人敵對的；相對的，快樂的人通常比較喜歡社交、有彈性、有創意，而且比不快樂的人容易調整生活中的挫折感。最重要的是，他們比不快樂的人更懂得付出愛與寬恕。只要在心中抱持著「人生以追求快樂為目的」想法吧！將快樂當作真正的實質目標。

人生在幼年時代就要養成良好的習慣，而孕育習慣的地方其實就是家庭，父母就是培育下一代良好習慣的老師，每個做父母的自然責無旁貸。

接下來，向大家介紹日野原重明醫師視為寶物的十五個習慣。

習慣 1：心中永保「愛」的習慣

習慣 2：抱持「一切都會變得更好」的正面想法

習慣 3：挑戰新事物

習慣 4：鍛練自己的專注力

習慣 5：向心目中的偶像學習

習慣 6：感受他人的心情

習慣 7：珍惜有緣相逢的所有人、事、物

習慣 8：吃飯不超過八分飽

習慣 9：對於飲食不要過於神經質

習慣 10：能走路就走路

習慣 11：與更多的同好者享受運動時光

習慣 12：發現更多的樂趣

習慣 13：調節壓力

習慣 14：反身要求自己（責任總是在我）

習慣 15：不要盲目、非理性地遷就於習慣

這 15 個習慣乍看之下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全是讓心靈、身體變得純淨、健康的好習慣。所以習慣會動搖一個人身、心、靈，繼而引起身體與心靈的疾病。也就是說，一個人乃由習慣所造就，身心皆然。

「請多保重」這句話的真意。英語是「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這句話的意思是請你好好珍重、照顧自己的身體，將心靈與身體的可能發揮到極致，達到健康快樂的境地。



休憩

李瑞男

記得以前戒嚴時，士林官邸是戒備森嚴，甚至連小小寵物都不准進入，自從兩蔣總統先後去世後每逢當季花卉盛開都開放給喜愛賞花，早晨散步運動之長者與愛好攝影拍照的朋友們進入獵取畫面，甚至有來台觀光旅遊的旅客，尤其對岸的遊客，早晨一大早即搭乘大巴士遊覽車魚貫而入。

官邸裡面整理的清潔有條不紊，一進門就被漂亮吸睛的陣陣撲鼻而來的花香給迷住了。裡面有數個花圃，每個花圃都有固定的幾位園丁專業們培植照顧，說花不漂亮也難。

一年四季隨著季節適度綻放的花卉，有菊花、牡丹花、鬱金香、玫瑰花、杜鵑花、繡球花、鳳梨花、向日葵及擺在室內的蘭花，不勝枚舉。

個人因長期坐姿不正確，倒致背部脊椎第四、五、六三節脫落，時而腳麻、腰酸、背痛。找神經外科門診，醫師囑咐需開刀打釘子進去護住脫落部份，惟恐年紀愈長，病情每況愈下，看了三位神經外科醫師，結論大致雷同，只好聽從專業忍痛動刀，12 個鐘頭的麻醉，醒來後只覺兩腳不聽使喚，右大腿外側麻目沒有知覺在醫院裡住了三

夜，主任醫師認為沒什麼大礙建議可出院回家療養。特別關照不能提太重的物品，走路需持拐杖以助平穩安全，千萬不能彎腰太快，再三叮嚀不能跌倒，暫時得穿護腰鐵架……等，連續六個月回診照X光，檢驗鈦合金釘子有否固定。

時間過得也真快，轉眼已過了三年又五個多月，雖然走路時還感覺有點麻痛，回診看了幾次醫師，醫師總是以他們手術的部份已結束，再來是患者自

己的保養，我只好自己靠信仰、信心禱告上帝幫助眷顧。禮拜天主日崇拜聖歌隊獻詩，從不缺席。讚美吟詩歌唱，天主喜樂獲得上帝豐富的賞賜恩典。只要士林官邸有花展，天氣又晴朗，偶而會看到一位年逾 70 背著相機到處獵取鏡頭，自愉又可分享好友，大家互相交換攝影心得。特篩選開刀後到士林官邸拍照像片與彰銀好友共享，並請高手達人不吝指教。



冤系列之一

沉海之冤 - 中

葉子魅

五、喜見故屬

「竇丞相聽信奸賊散布我們畏敵逃跑的謠言，奏請皇上將我的士兵們降級、罰俸，二十幾個將領和我全下了大牢，最後決定將我們賣當軍奴。」老馮，也就是馮將軍簡單地向我解釋他原來的身分。

馮將軍轉向他那些舊屬下說：「小黑，我記得你們不是也被發賣當軍奴嗎？怎麼你們現在做起這個沒本的生意呢？」

小黑笑著說：「我們二十幾個準備要賣的人，在押解途中遇到山賊，眼

看押送的軍士寡不敵眾快被全部殲滅，有個押送我們的小兵當機立斷砍斷綁我們的繩子，我們鬆綁後加入戰局。山賊哪有在戰場上殺敵的經驗？我們幾個回合就解決了。大家想想既然押送的軍士幾乎都被山賊殺死了，剩下的人比我們還少，乾脆我們就接收這些山賊的寨子了。」

有一個左耳到嘴角有道傷疤的瘦高個子說：「我們接收山寨後，加蓋了不少房舍，等家眷接來後，也闢出了農地種菜以及養些雞鴨鵝，現在我們好漢寨連同家眷已經一百多人了。」

「沒錯！」小黑摸摸頭，「老疤帶領大夥兒花了半年蓋房舍，家眷來了之後又花了三個多月整理農地。這幾年來，弟兄們到山裡打獵，家眷們養雞種菜，也算是自給自足。」

馮將軍笑著說：「只是有時候手癢，就下山打劫賺點零花？」

滿屋子湧起了大笑聲。

有位面色較白長相清秀的年輕人問道：「馮將軍怎麼會為這位小公子趕車呢？」

「這位弟兄很面生，請問大名？」馮將軍問。

小黑回答道：「他很晚才進我們隊裡，姓衛，因為年輕所以大夥兒喊他小衛子。」

馮將軍笑著用手指著我，「這是我們謝家大小姐，為了行走方便，她改穿男裝。」

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這是謝家大小姐？」

我連忙站起來，雙手抱拳和大家打個招呼，「請各位弟兄喊我希正，謝謝！」

「當年我被發賣時病得很嚴重，誰願意買一個病人？」馮將軍苦笑，「是這位謝家大小姐的母親柳夫人堅持買下我，還為我延請醫生治療。如果不是柳夫人，我早就沒命了。」

「那麼將軍您為何帶著謝家小姐趕夜路呢？」問的人還是小衛子。

馮將軍笑著說：「這位小兄弟挺好問的喔！」

小衛子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臉上紅紅的很可愛。

馮將軍喝了一口茶後將沉海這件事簡單說了一遍，他剛說完，一屋子的男人全看著懷安，眼裡有鄙視、有懷疑。

「不、不、不，我甚麼也沒做！我是被陷害的。」懷安著急得指著我，「小姐可以作證。」

我看看大家，誠實地說：「我不記得了。」

大廳裡有些男人已經站起來了，看著懷安的樣子似乎想把他拖出去大刑伺候。我記得以前曾聽過，強姦犯在監獄裡會被獄友整得生不如死，所以自古到今，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犯這種罪行的人。

看到大家兇兇地看著他，懷安憋紅了臉，輕聲地說：「我沒辦法做，我是天殘。」

剎那間所有的眼光都變成諒解、同情或憐憫。

「天殘是甚麼意思？」我出口問。

馮將軍大聲咳嗽想蓋住我說的話，我正要再說一次時，奶娘拉著我的袖子，暗示我住嘴。我想反正待會兒回房

時，奶娘也會告訴我，遂乖乖坐著沒再說話。

「所以你們應該也知道我家小姐是被冤枉的，這次我先帶小姐躲避追蹤，等待機會回去找證據還她清白。」馮將軍環視了他以前的屬下們，「有件事我要說給各位和我家小姐聽，如果各位弟兄聽了之後，願讓我們主僕在此住下，馮某將感激不盡；然各位若有困難，馮某也能理解，在這裡打擾幾天，等確定沒有追兵後，我就帶我家小姐先回我的家鄉，報仇的事就先等些時候了。」

「馮將軍您這話說得太見外了，」首先小黑喊出來，「我們以前是甚麼樣的交情還要我說嗎？如果不是您帶著我們在沒糧草、沒救援又後有數萬敵兵的情況下安全撤退，今天還會有我小黑這個人嗎？」

小黑說完，整個大廳的男人們全都憤慨起來：「馮將軍將我們當外人？」

馮將軍站起來高舉雙手，「各位弟兄別激動，是馮某說錯話。大家暫且稍安勿躁，有些話我得先問我家小姐。」

馮將軍看著我，「大小姐，經過這次事件，我發現妳和原來差很多，對以往的事似乎全忘記了。」

我立刻回答：「有人在監牢裡企圖勒斃我，我感覺明明已經離開這個身

體了可是忽然又回魂了，只是我完全沒有以前的記憶了。」我撒的這個謊真是太棒了，連我自己都佩服。

馮將軍一聽，不顧主僕、男女之嫌，拉開我衣服的領口。當他看到我脖子上的瘀血和結痂時，倒抽了一口氣，他氣得說：「這些喪盡天良的傢伙，我一定要將他們碎屍萬段。」

懷安恍然大悟說：「怪不得我覺得我家小姐變得那麼多，原來差一點就命喪那些人之手了。」

馮將軍恢復了神情，「五年前大小姐的母親柳夫人也是因為同樣的罪名被沉海了，我想大小姐一定不記得了。」

「啊！」這些話讓大家包括我都驚呆了，怪不得小妍的爹曾說：「爹不能讓妳步妳母親的後塵。」以我這次的經驗，柳夫人的沉海與章姨娘母女脫不了關係，說不定柳夫人和我一樣都是被陷害的。

馮將軍繼續說：「事件當時我就懷疑裡面有冤情，可是謝老爺在遠方經商，等他趕回家時，柳夫人已經被沉海了。」

「我母親的娘家人怎麼沒出來維護她呢？」我問。

馮將軍嘆了一口氣，「柳夫人是謝老爺出外談生意時經一位皇親介紹認識帶回村子的，她在我們村子裡無親無故，比不上章姨娘家的家大業大。

雖然我也和家裡的管事以及一些僕婦出來作證，表示柳夫人根本不認識他們所指控的男人，可是人微言輕，他們還是趁謝老爺回來前將她沉海了。」

「巧合的是，柳夫人沉海前也是啞了，她雖然識字，但章姨娘禁止我們接近她，讓她無法替自己辯駁，就這樣我們眼看著柳夫人被海浪淹沒，謝老爺回來時只看到她的墳塋。」馮將軍面色黯然，我想他對我母親除了感恩之外，說不定另有一些情愫在內。

老疤清清喉嚨說：「將軍，您希望我們怎麼幫您？」

馮將軍苦笑，「如果沒證據我就是現在回去也沒用，如果大小姐同意，我想在你們寨子裡先住下來，過一陣子等事件較平息時，我再思考如何為柳夫人平冤。」

「好，我願意留下來。」我站了起來，面對馮將軍的弟兄們，「我要還我母親的清白。」

就這樣，我們停止了奔波，在好漢寨落腳，終於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床上一覺睡到天亮，讓我從來到這個時代就緊繃的心總算舒緩下來了。

事後證明，幸好碰到這些官兵轉業的山賊收留我們，因為長老們真的一路追著我們，而且不知他們如何得知馮將軍的家鄉，竟然追到那兒問我們的行蹤。看來章姨娘的勢力很強大，如果馮將軍想要為柳夫人母女翻案，恐得花上一番功夫。

六、籌謀生計

安逸的生活過了不到一星期我已經覺得無聊了，他們男人聚在一起討論如何擴大好漢寨的規模，如何在森林中獵到山豬為大夥兒加菜；女人們則種菜、採菜或是養雞、殺雞，這些我都插不上手，我以前可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米蟲呢！

這段時間最大的事大概就是馮將軍認了懷安為義子，懷安為此還激動地大哭了一場。他原來是個孤兒，因為長相清秀，親叔父想把他賣到有特殊性癖好的財主家伺候；幸好也是柳夫人知道了，特地花錢買回謝家。既然馮將軍認他為義子，從此懷安改姓馮，私下和我兄弟相稱。

「馮懷安，我們到鎮上逛逛。」我總是連名帶姓喊他。

懷安瞪著我，「馮希正，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逛街？妳不怕被長老逮到？」懷安喜歡和我鬥嘴。

我哈哈大笑，「我現在束髮、穿男裝，誰認得出？如果真的怕被看到，我可以把臉修一修，保證連我爹看到也不知道是我。」

懷安當然不相信，我可是非去不可，拿了一些器具物品，我回到房間變裝。

「小姐，妳又要做甚麼？那泥水很髒啊！」奶娘驚呼。

我在臉上塗上以水化開的泥土，讓整張臉看起來比較像健康的小麥色。

「奶娘，上次懷安說他是天殘，甚麼是天殘啊？」我一邊問奶娘，一邊把我不算長的頭髮束在腦後。

奶娘臉紅紅的，「妳一個未出閣的小姐，問這個做甚麼？」

奶娘怪怪的，這個問題有玄機，「我有心向學嘛！如果妳不說，等會兒我去問小衛子。」

「小姐，妳不可以去問！」奶娘急忙阻止我。

我拿著石炭開始描繪我的眉毛，「快說呀！我化好妝就要去問了。」

奶娘扭扭捏捏地輕聲說：「天殘的男子天生就有缺陷，他們不能行夫妻之道。」

我畫眉毛的手停住了，意思是懷安天生就不能做愛做的事？有意思！有意思！章姨娘陷害我，竟然選錯對象？可憐的懷安，明明不行，偏偏被人以這種原因入罪，真是太悲慘了！

「啊！」奶娘尖聲叫起來，她又被嚇到了，「小姐，妳那是甚麼眉毛啊？」

我將好好的柳月眉畫成粗粗的一字眉，像兩條毛毛蟲，可惜我手邊沒有適當的化妝品，沒辦法將鳳眼改成貓眼。以前的小妍留的是有瀏海的妹妹頭，我現在將頭髮整個往後梳，露出了光潔的額頭。

看看自己，淺咖啡色的面孔加上粗粗的一字眉，短髮束在腦後加一支木簪，身上穿的是男子服飾，怎麼看都是一個可愛的小鮮肉，就是小妍的爹看到也不見得認得出。

我從包袱裡拿了幾錠銀子，準備和懷安花個痛快，現在要研究的是如何從這個山寨到鎮上。還在考慮如何央求小黑幫這個忙的時候，馮將軍走了進來，後面跟著奶娘，八成是奶娘拜託馮將軍攔住我。

馮將軍看到我的扮相，似乎有點意外，「大小姐，妳是想去哪兒呀？」

看到馮將軍，我不敢像對奶娘那樣耍賴哄騙，老老實實地告訴他我想去鎮上走走。

馮將軍想了一下說：「年輕人困在這個山寨是有點無聊。」

「不、不、不，我不是無聊。我想山上這麼多口人，吃穿用度很大，我們幾人在這裡總得幫上一點忙對不對？」不等馮將軍說話，我拿出銀子給

他看，「我爹給了不少銀子，我想去鎮上逛逛，吃點這裡的食物，買一點這裡的特產，回來我們研究研究有沒有甚麼生財之道。」

馮將軍笑著說：「大小姐拿這麼大錠的銀子去鎮上逛？」

我看著手上的銀子，我也分不出大小，也不知道價值多少。

馮將軍想了想說道：「我陪著大小姐去逛吧！我也覺得在這裡白吃白喝不太好意思。既然大小姐有意幫忙，我們找懷安一起去看看吧！」

奶娘想阻止我們，馮將軍看她一眼，她終究沒說，我覺得奶娘有點怕馮將軍，還是說奶娘有點喜歡馮將軍？

「我有一點意見，」我先將銀子交給馮將軍，「既然我現在是男子打扮，希望將軍喊我的名字希正，讓我當你的兒子，我就喊你爹。」

將軍有點尷尬的樣子，「這好嗎？」

我笑著說：「爹，你就答應吧！」

將軍也笑了，「那麼，希正，我們去套馬車出發吧？」

懷安看到我的裝扮讚不絕口，其實他也沒多大，還是年輕人心態。怕他被人認出，我也幫他略為修飾了一番，臉上畫了鬚角，把他全往後梳的髮髻改成三七分。他的個子比我高一點點，我將馮將軍幫我買的一套淡藍色較大號

的衣服拿了給他穿，換掉他那身一看就知道是奴僕的粗布灰衣。

「懷安，你不是家僕，你是將軍的大兒子，走路挺直有自信的樣子。我是你弟弟，記得喔！誰都不准喊我大小姐。」

打扮過的懷安整個氣質都變了，其實只要脫離了奴才的形象，懷安也是一個翩翩佳公子。小衛子自願當我們的馬車駕駛，送我們到鎮上後再回來山寨，由於他年紀較輕，平常搶劫時都不讓他參與，所以不怕被人認出。

這個鎮稱為朱仙鎮，位在一片好大的平原上，一條清淨的河流蜿蜒經過外圍，提供了這個鎮農業灌溉的水源，河岸附近的土地均是富饒肥沃的良田。附近有一個軍營，據說是為了保護以朱仙鎮為圓心向外延伸騎馬十天行程範圍內的軍民。

我們三人在鎮上洗磨發亮的青石板路上邊走邊觀察，富庶的地方容易賺錢，問題是我們三人好像都沒甚麼一技之長。馮將軍打架可以，懷安跑跑腿可以，我是屬於動嘴的人，說的多做的少。

當我們走到一家飯館前時，已經接近中午，飄來一陣飯香，我們頓時覺得飢腸轆轆，遂隨著馮將軍走進飯館。

「客官，外地來的吧？我是蔡家飯館的老闆欸！」老闆先為我們倒上茶水，另外遞給我們一張菜單。

我拿起油膩膩的菜單，菜單上立刻出現了兩個指印，我面露難色地拎著菜單給馮將軍。馮將軍看到這樣的菜單也不想拿，任我將菜單丟在桌上。

馮將軍說：「我們第一次來你這兒，還是蔡老闆推薦幾個拿手菜吧！」

蔡老闆笑著說：「小店還真有一些拿手菜呢！可惜我下個月就要關店了欸！」

「為甚麼要關店呢？生意不好嗎？」懷安問。

蔡老闆等店小二放下二個開胃小菜後繼續說：「我是從北方大約二百里的一個村莊來的，前陣子爹娘來信說身體不好，也想念孫子，讓我回去經營家裡的布店唄！雖然飯館生意好，可是爹娘既然這麼說，我想就回去唄！只是對我那些伙伴們不好意思，他們跟我很久了欸！」

我發現這個蔡老闆說話時挺多無意義的尾詞，甚麼欸啊、唄啊的，而且還加重發音，挺有趣的。

馮將軍問道：「找到人頂你的店鋪了嗎？」

我和懷安相視一眼，難道馮將軍有意經營飯館？

蔡老闆苦笑道：「大家都知道我急著回家鄉，把價錢殺得恁低欸！而且他們有自己的人，接手以後，原來的廚子、店小二可能都不要了，可惜跟了我這麼久，都是不錯的人欸！」

「這倒是讓蔡老闆難做人了。」馮將軍同情地說。

店小二將一盤白斬雞、兩盤熱菜端上來，一盤熱菜是清炒鱔糊，一盤是東坡肉，我先夾了一筷子肉，唔，鬆軟綿長的醬香滋味，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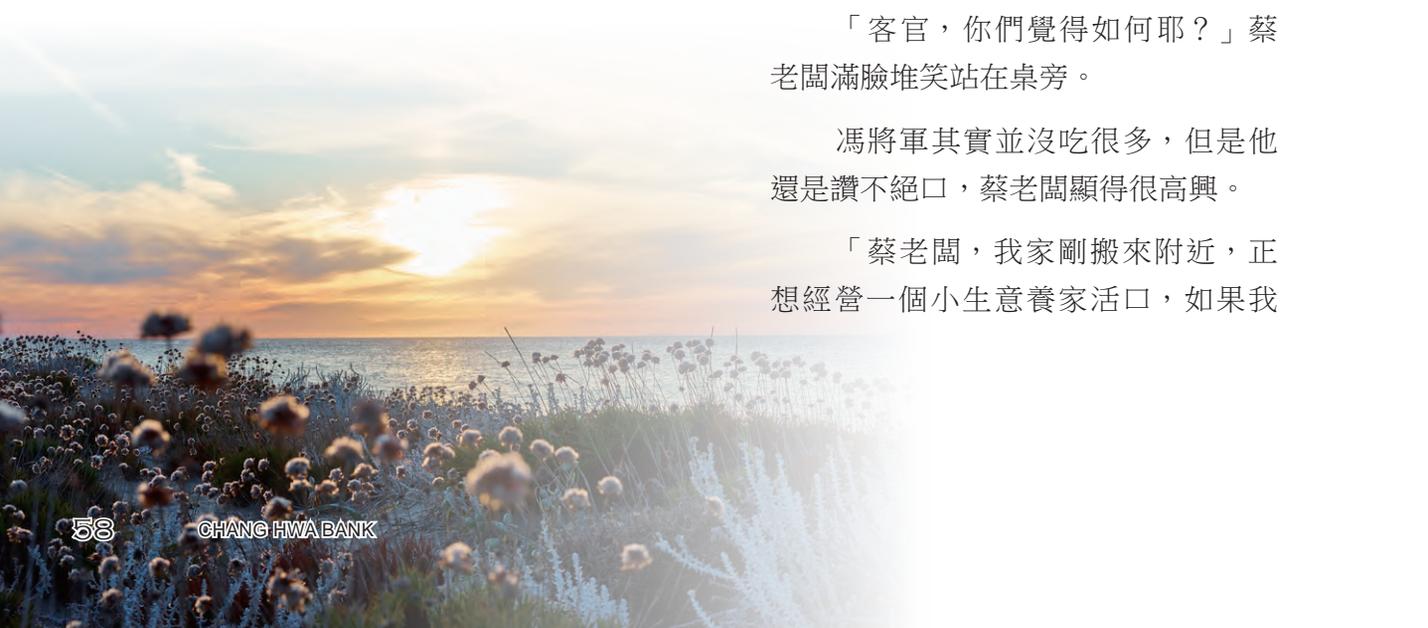
我還沒說話，懷安吞下鱔糊後開口道：「好吃！」

接著陸陸續續上來了豆苗蝦仁、紅燒獅子頭等，看到滿桌的家常菜，還有拿著筷子不吃反而東張西望的馮將軍，我確定馮將軍有接手這家飯館的意願。

「客官，你們覺得如何耶？」蔡老闆滿臉堆笑站在桌旁。

馮將軍其實並沒吃很多，但是他還是讚不絕口，蔡老闆顯得很高興。

「蔡老闆，我家剛搬來附近，正想經營一個小生意養家活口，如果我



買下你這個鋪子，你的夥計們我通通留用，你的價錢怎麼算？」馮將軍開始談了。

我對這個時代的金子啊、銀子啊、銅錢啊，沒甚麼概念，我打算將爹給的銀票留一小部分私房錢外，其他通通交給馮將軍運用。爹把我交付給馮將軍，顯然是相信他的人品，如果馮將軍有侵佔之心，就不會帶著我東躲西藏，而應該拿走我的銀票遠走高飛。

「蔡老闆，你的條件我接受，可是我得先回去和家裡長輩討論一下，如果他們也同意，我在三天內回覆你，你看如何？」馮將軍拿出一錠銀子，「這十兩銀子先給你當定金，三天後我給你答覆。」

蔡老闆似乎嚇了一跳，他沒想到馮將軍這麼快就表明要接手這家飯館，而且十兩銀子好像很多錢的樣子，表示馮將軍接的意願很強。

「蔡老闆，我還想帶著孩子逛街，這些打包的菜你先幫我留著，待會兒我們回家前再來你這兒拿。」馮將軍說完就帶著我們兩人回到街上。

「爹，你真的決定開飯館啦？」我迫不及待地問。

馮將軍點點頭，「現成的店鋪加上原來的廚子和店小二，比我們從頭做起要簡單多了。我看剛才你們兩人吃了不少，你們覺得味道如何？想不想開飯館？」

我和懷安興奮得大聲叫好。

馮將軍像看著自己淘氣的孩子，笑著說：「小衛子至少還有一個時辰才會來接我們，趁這段時間，我們再多看幾家飯館，將他們的好壞記下來，做為將來經營的參考。」

「我知道，這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充滿鬥志地說。

馮將軍讚賞地看著我，「不錯！希正，就是要有妳這樣的鬥志，我們一定會成功。」

七、開店計畫

「希正，妳向大家解釋一下我們的開飯館計畫。」

好漢寨的大廳聚集了三十多個男子以及他們的配偶，他們不明白為甚麼找他們來聽我們的計畫。

我清了清喉嚨，「我們頂下了一家飯館…」

大家七嘴八舌：「我們不會燒菜呀！」

我舉起手讓大家安靜，「那家飯館的蔡老闆回家鄉了，所有廚子和店小二都留下來，所以燒菜沒有問題。我們要開的飯館是空前絕後的，也就是史無前例，換句話說就是從來沒有人開過的，那就是『自助餐廳』。」

大廳又喧嘩起來，馮將軍大喝一聲：「安靜！聽希正說完。」

「謝謝各位聽我解釋。」我向馮將軍點頭致意，「這個鎮上有不少飯館，幾乎都是客人點菜，廚子炒菜，店小二上菜，最後老闆算帳，有的價錢在菜單上看得到，有的是老闆用算盤來算。」

「我們的飯館不一樣。」懷安接下我的話，「我們沒有菜單，不用點菜。我們的菜都擺在廳上，到我們飯館的顧客，想吃甚麼自己拿，愛吃甚麼就吃甚麼，吃飽為止。價錢每人都一樣，也許小孩子我們可以少收一點，」

我拿出一張平面圖，「我們飯館的東牆放一排鍋子或大盤子，裡面是葷菜，也就是雞鴨鵝魚；北牆則是一排素菜，可以有各式青菜、菇類、豆類，包含豆腐類食品；西牆放的則是點心、水果。我們領著顧客坐好後，顧客就可以拿起桌上的盤子去拿菜。」

「如果每個人都吃飽為止，飯館就要倒閉了。」老疤說。

馮將軍笑著說：「有的人吃飯是為了飽，有的人是嘗鮮。有的姑娘們吃得不多，可是每樣菜都想嘗一點，我們這樣的方式，她們不必像到別家飯館一樣，必須點很多菜才能吃到。」

我再補充：「我知道大家怕有人吃太多會吃垮我們飯館，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成本概念，精算出每個顧客最大吃量是多少，還有每天出甚麼樣的菜才能賺錢。基本上，我們剛開始先限定每餐

只收五十個顧客，只要菜錢加上工資壓在所收的錢之下，至少不會賠錢。對於沒吃到的顧客下次請早，如果大家感覺我們供不應求，自然每天都會門庭若市。」

看到大家一頭霧水的樣子，我想大概是我不小心說了現代用語了，學經濟的難免三句不離本行。

馮將軍希望改善寨子裡的生活品質，也不願意看到他們再繼續搶劫，「我們不能長期靠原有的廚子，也要有自己的人馬，所以我希望寨子裡有興趣學做菜的弟兄或眷屬到廚房幫忙，也學習做菜，將來也許由我們自己人取代原來的廚子也說不定，當然這些幫忙的弟兄也可賺點零花錢。雖然自助餐是顧客自己去拿菜，可是我們也需要人手隨時保持桌面的整潔，或是將廚子燒好的菜拿出來，甚至當某些菜快被夾完時，能及時通知廚房出菜。原有的店小二不多，所以如果寨子裡有人願意去幫忙順便賺點小錢，我們非常歡迎。」

我繼續補充：「還有，我們打算每月初一、十一及二十一，這三天不做生意，讓大家休息。開張十幾天後，如果顧客反應良好，各位弟兄也做得來，我們就可能每餐收六十或七十個顧客，這些統計分析就由我馮希正為各位服務。」

為了開飯館的事，寨子裡熱鬧地討論了三天，最後是馮將軍一些違背良心的話打動了他們。

馮將軍對他的弟兄們說：「如果飯館倒閉了，反正虧的是希正她爹，也就是謝老爺的錢，各位也不過是去幫個忙，損失一點時間。可是如果飯館做起來了，大夥兒身上都會有銀子花，而且，如果大大地成功了，我們開了分店，弟兄們入了股，都可以當老闆，將來也不怕你們的孩子們養不大了。」

就這樣，大家同意我們的飯館可以開張了，為了紀念我老爸和三兄弟們，我將飯館取名為「浩然餐廳」。為了降低菜的成本，我和馮將軍親自到鄉下和數個有規模的農家簽約，預訂未來每天蔬菜、雞鴨鵝的菜色及數量，也和大盤的魚商討論並約定每日能供應的魚類及數量。

山寨裡弟兄們的眷屬都很能幹，除了醃製品外，也包下了黃豆製品的供應，包括豆腐、豆皮、豆乾等，另外準備水果及飲料。每天晚上到凌晨，有的人負責製作產品並滷好；有的人負責洗水果、切水果以及煮豆漿和酸梅湯。天亮之前，這些都會運到餐廳。

我們只做午餐及晚餐，除了有廚藝興趣的人早就和廚子切切炒炒外，每天輪流從山上下來幫忙的人殺雞、殺魚、洗菜等，充當服務生的人則是擦拭餐桌椅、拖地、擺盤等。有的眷屬留在山上照顧大家的孩子，不能一起賺外快，馮將軍每月會貼補她們育幼的費用，這樣皆大歡喜！

至於我呢，我就負責廣告文宣、教育，以前讀高中時就是畫海報的高手，畫一些 Q 版的廣告，讓這個時代的人驚艷吧！至於教育方面，主要是衛生和秩序，這時候就知道山上弟兄們的好處了。

我讓負責秩序的弟兄們穿上新做的白色制服，臂上縫了一塊紅色臂章，有點像我們讀書時的糾察隊。餐廳開始營業前，兩個小帥哥懷安和小衛子站在店門口，除了讓路人大飽眼福外，兼維持進場次序。廳內站著糾察隊弟兄，請顧客排隊依序夾菜，並且再三聲明，如有不服糾察的顧客一律請出去。

接手營運前，我們先學採買、燒菜，接手後立刻重新裝修餐廳，並為大家趕製新制服，我負責教大家如何進退應對、如何與顧客交談。我還對馮將軍說，開幕那天，我想安排舞龍舞獅的鑼鼓隊來助陣，馮將軍看我的樣子像在看敗家子。



「希正，謝老爺給的錢快花光了，我們總得留一些備用。」馮將軍正在看我們的帳簿。

我據理以爭：「光放鞭炮不夠，我們請舞獅隊開場之後，甚至繞朱仙鎮一圈，這是廣告，有必要的。」

「我聽不懂妳說甚麼，我就聽妳的，還好現在不是節慶日，舞獅隊應該可以給我們一個折扣。」

我突然靈機一動，「或是我們請他們在餐廳吃一頓？新鮮玩意兒，他們一定也願嘗試。」

馮將軍點點頭，「好，我去談。」

特異的經營模式和行銷手法，讓朱仙鎮的居民開了眼界。除了前面三天顧客在秩序上有點紊亂以及我們的員工也有點不知所措外，基本上業務運轉地相當順利。當晚剩下的飯菜，我們帶回山寨，讓全寨的弟兄、眷屬和他們的小孩吃得樂乎乎的，也替山寨節省了一些菜錢。

關於營收方面，由我兼任的收銀員負責每天的結算。每個進來的顧客收 100 文錢，在目前每天限定共收 100 個顧客的情況下，一天營收 10000 文錢，也就是 10 兩銀子，扣除應付貨款加應付用人費用 6 兩銀子，每天淨賺 4 兩銀子。馮將軍告訴我們，當年他在軍中的薪俸一個月也不過 1 兩多銀子，普通士兵月薪則只有 900 文錢。如果照這樣的賺法，不到三個月我們就可以將謝老爹的錢賺回來了。

這兒的蔬菜很便宜，如果鼓勵大家多食用蔬果，成本上又可以降低，所以我口述了素食的好處，例如養顏美容、青春永駐等誇張的形容詞，請山寨裡寫毛筆字比較好看的小衛子和老胡蘆寫了很多張，大張的當海報貼在餐廳裡，小張的拿到街上發給年輕的娘子們。懷安認為我有詐欺嫌疑，那又怎樣？告我啊！

八、遠近馳名

餐廳才開張一個月，我們的盈餘已經超過 150 兩銀子了。在滿月這天，我推出「滿月之喜」活動，當天每餐只收 90 文錢，用餐時間限定一個時辰，也就是兩個小時。結果那天晚上做了兩輪顧客，到了深夜才結束營業，收錢讓我收到手軟。翌日我則推出「加碼」活動，來店用餐顧客如果多付 20 文錢，可獲得「炸雞排」一份，這個當然是我的點子，想當年，我可是每周都要吃兩份炸雞排過日子的。

以後每個滿月之喜，餐費一律九折；每個月都有不同的加碼菜，第二個月推出的是士林夜市的「大餅包小餅」，第三個月是台南名產「棺材板」。廚子每個人都在學新菜，對於我源源不絕的點子，則是崇拜的不得了。

雖然開張僅三個月，我已經在想開分店的事了。

「希正，妳忘了我們的初衷了嗎？」馮將軍問我。

我想了想，「不就是多賺點錢，將我老爹給的錢賺回來唄？」我現在說話腔調也和本地人有點相似了。

馮將軍搖搖頭，「我們要回村子找到害妳的人，還有當年害死妳母親的人。」

說實話我還真的忘掉了，我甚至忘記我是從 21 世紀糊里糊塗穿越過來的，都怪這個時代太有意思了。

「可是我們要怎麼開始著手呢？光是潛回去就會冒上莫大的風險啊！更別論找證據了耶！」

馮將軍嘆口氣說：「我對不起妳娘，當初沒有盡全力去救她。劉老爺忙著賺錢，大江南北到處批貨，雖然賺了不少錢，可是卻讓柳夫人至死都沒洗清冤枉。」

沒想到第二天事情就有了轉機。

「馮公子，」上午剛到餐廳，小衛子帶來了一個軍官，「這位軍爺想和您談生意。」

我帶這位皮膚黝黑的年輕人到一張靠窗的餐桌坐下。

我先倒了兩杯茶，「我是馮希正，請問軍爺怎麼稱呼？」

「我是北屯颯驥營虎嘯將軍麾下的軍士王景，我們將軍過幾天要歡迎一位來自京中的王爺，讓我來和馮公子商量是否可讓我們以 10 兩銀子包下貴餐廳一個晚上？」

包場？這倒是第一次有人這麼要求，還是虎嘯將軍招待王爺，做得好也許可打響我們的知名度呢！

「可是你們請王爺吃飯最多只需一桌，我們這兒可容至少 50 人，你確定要全部包下來嗎？」我問。

王景回答說：「王爺這次帶來了 20 幾個人，將軍也想利用這個機會請我們營裡的一些有功弟兄，算一算總共也有 60 幾人呢！不過，將軍希望王爺坐的主桌和其他人隔段距離。」

我點點頭，「待會兒我問一下我爹，我想應該沒問題。過三天剛好是九月十一日，我們餐廳公休，呃，就是對外休息，不過我們可以為你們虎嘯將軍加做一場。」

王景很高興地說：「我們將軍聽營裡的弟兄說你們的餐廳獨樹一格，還說你們的餐廳遠近馳名，京城來的王爺甚麼都吃過，可是一定沒吃過你們的『自助餐』，所以就決定在這裡宴請王爺。那天可要請你們廚子做些好菜喔！說不定王爺一高興，打起賞來就是幾十兩、一百兩銀子。」

「那就謝謝軍爺的金口囉！」

沒想到我將此事告訴馮將軍，他竟然反對，「當年將我賣做軍奴，我幹嘛要替這些甚麼王爺、將軍燒飯？」

「唉呀，爹，你說甚麼呀？」我將馮將軍按坐在板凳上，「以前那是竇丞相害你們的，又不是虎嘯將軍的錯

呀！況且將你們發落治罪的皇帝都駕崩了，這還有甚麼好鬥氣的呢？我們和虎嘯將軍交好，將來如果有人來找我們餐廳麻煩，我們還可憑交情請他們去擺平呢！」

「可是，萬一那個王爺不喜歡我們的菜怎麼辦？」馮將軍擔心地說。

我哈哈一笑，「虎嘯將軍作東請王爺，如果王爺不喜歡吃，害怕丟官的是虎嘯將軍，干我們甚麼事呀？」

馮將軍想想又說：「那天他們來吃飯，我留在山寨不下來。」

想到馮將軍當年的遭遇，我也不勉強他。當晚王景來問結果，我請他翌日先給我五兩銀子訂金，再請他點幾樣將軍喜愛的菜，雙方講好三天後晚上餐廳作為他們為王爺洗塵場所。

做為一個王爺，我不認為他會端個盤子到處夾菜，而主桌需顯示出高貴與疏離，所以主桌的位置與拿菜區及軍士用餐區有段距離，桌上擺設有我以前學了三年的插花，主桌旁派懷安、小衛子兩個機靈的小鮮肉去服務。

我想王爺長住北方內地，所吃魚蝦必不如我們這靠海、靠河來得新鮮，所以我除了準備二道清爽的茶配海鮮，包括西湖龍井蝦仁、洞庭碧螺扇貝，另外還有我們廚子拿手的松鼠鱖魚及炒毛蟹，除此以外，蘆筍炒雞柳和干貝白菜心也是不可少的，這些菜將由我自己直接從廚房端上主桌。大廚為吃自助餐

的軍士們也準備了不少好菜，例如蔥油大肥蟹、鮑魚烏參、油酥明蝦、東坡肉等。

這次我還準備了一道以前讀大學時，一位港澳僑生教我做的鴨肉米粉湯，希望主桌每個人都分一碗，我將材料、做法簡略告訴了大廚老江。

老江先拿了一碗剛做好的鴨肉米粉湯讓我嘗，「馮公子，這碗鴨肉米粉湯不夠鮮美，總覺得缺少甚麼。」

我喝了一口湯、吃了一塊鴨肉後告訴他：「鴨肉不錯，可是湯的味道太淡。你用豬大骨、雞骨頭熬湯時，丟一隻鴨子一起熬煮至少一個時辰以上。」

老江正要回廚房，我喊住他：「鴨肉米粉湯端上桌前，切一點滷鴨胗放在上面，要切成細絲狀，不要放一整塊。」

「馮公子雖然不會做菜，可是說得一口好菜。」這是餐廳所有廚子對我的評語，所以這次王爺的洗風宴仍然由我口述菜單。

想到可能有豐厚的小費，我決定為主桌來一盤水果雕刻，這是我大學時代好朋友花錢學了之後教我們的技術，我在這條街上尚未見到其他餐廳有這樣的藝術。

「希正，那十幾種水果王嫂子都洗好了，妳看看還缺甚麼我讓他們再去買。」雖然明晚馮將軍不打算出現，但今天還是陪我們一起準備食材。

我笑著說：「爹，這些水果夠了，等今晚餐廳打烊休息時，我切一盤水果雕刻讓您瞧瞧。如果連你都喜歡，我相信王爺和將軍一定也會喜歡。」馮將軍是個很挑剔的人。

「明晨卯時鮮花就會送到了，李嫂子會照妳之前教的將那些花剪好、插好。還有，妳說在大門口貼那個甚麼報的，我讓小衛子寫好了，他的字寫得不錯。」

我笑了笑，「爹，那個稱為海報。以後只要有人預先訂桌，我們就在門口張貼海報，可以寫歡迎某某某在此宴客、歡迎某某某在此辦滿月酒會、恭賀某某某步步高升等。」

馮將軍也笑了，「就妳的鬼點子多。」

「還有，」我叫住正要去和顧客打招呼的馮將軍，「有空，派幾個弟兄將樓上整理出來，我打算以後在二樓設幾個獨立包廂，有些有身分的客人是不屑在大廳和別人一起用餐的。」

馮將軍是餐廳名義上的老闆，我是他兒子馮希正，實際上我才是幕後老闆。

現在已經九月中旬了，秋意不強，有時就和盛夏一樣熱。晚上雖有微風，但點了不少油燈和蠟燭，難免會有點悶熱，所以我請山上會做冷飲的弟兄柱子準備冰鎮酸梅湯和珍珠奶茶。珍珠奶茶的原料主要是蓮子，另外加一點枸杞，

我們這兒農家能提供新鮮的羊奶，口感香醇，柱子讓人先將羊奶下到井水裡冰鎮著，等開宴時再拿上來。

「馮公子，今晚麻煩你們了。」王景已先來餐廳了。

我笑著迎上去，「說甚麼話呀？幫將軍做頓飯算甚麼？」

「對了，將軍快到了，馮公子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到門口等將軍？」王景問。

「好啊！」我交代了領班小黑一些注意事項後，隨王景到餐廳門口等將軍。

我轉頭問道：「你們將軍多大年紀啦？」

王景沒說話，向我背後恭敬地行了禮，「將軍。」

我回頭一看，是位神采飄逸、雄姿英發的大帥哥，牽著一匹全身棕紅色的高頭大馬。

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裡，提到郭靖原來騎著一匹汗血寶馬，為此我還特地到圖書館搜尋寶馬的圖片，所以一看虎嘯將軍的坐騎就知道這是匹汗血寶馬。天哪！這可好比是我們那個時代的法拉利呀！

我看著將軍的汗血寶馬，他則用他那深邃的大眼睛直直盯著我看。我突然覺得全身不自在，我現在可是一位公子哥兒，這位帥哥不會有斷袖之癖吧？

「將軍，這位是馮公子。」王景又指著將軍對我說：「馮公子，這位就是我們虎嘯將軍。」

我大方地對將軍拱手，「將軍。」

帥哥終於清醒過來了，也對我一拱手，「馮公子，今晚麻煩你了。」

「好說，好說。」我再次拱手向他回禮；沒想到我剛對這位有禮貌的將軍有一點兒好感，他又開始盯著我看了。

「呃，將軍，我的臉上有蟲子嗎？」我不客氣地問。

將軍回過神來，有點尷尬地說：「對不起，馮公子和我一位故人有點相像。」

我問道：「是位公子還是姑娘？」

將軍露出恍然大悟的樣子，「喔，那是位姑娘。我和那位姑娘將近一年沒見，而且她也過世了，其實她的模樣我有點模糊了，馮公子，真是對不住。」

「哪裡，哪裡。」我在心中暗自警惕，這位將軍應該是見過謝心妍，說不定是親戚或鄰居，看來今晚我得小心點。

九、王爺出面

將軍和幾位將領在門口等待王爺的來臨，我回到大廳看大家是否都準備妥當。到底我們已經營業三個多月了，雖然今晚有點特殊，但是所有餐點、服務人員、布置擺設都井井有條。我利用時間，再次對我的員工們精神訓話，別讓他們被王爺的頭銜給嚇壞了。快說完時，一陣大笑聲從門口傳來。

「展鵬，我第一次在宴客的場所看到歡迎的詞兒，真是新鮮！待會兒你得介紹這兒的老闆給我認識認識。」

將軍指著我，笑著說：「馮公子，這位就是從皇城鄭王府來的雲王爺；王爺，這位小兄弟就是馮公子，馮公子的父親是這家飯館的老闆。」

明明是雲王爺，怎麼又是出自鄭王府，他到底是姓鄭還是姓雲啊？容不得我在心裡胡思亂想，我趕忙將馮將軍教我的行禮規矩展示出來，沒想到我還沒開始表現我的禮貌，雲王爺已經托起我的手腕免了我的禮。

「馮公子，我是奉皇上密令微服出來，不必多禮。」雲王爺爽朗地說。

我帶領著雲王爺、虎嘯將軍等人來到有鮮花擺飾的主桌，大夥兒剛坐定，帶有香味的白帕子就送上來讓他們擦手，我看到雲王爺挑了挑眉毛，我心中可得意了，這些噱頭別的餐廳可沒有。

平常我們的自助餐廳人聲鼎沸，今晚安靜多了，顯然是雲王爺在此，可是看得出來，那些軍士們吃得很痛快。雖然這兒沒有供酒，可是珍珠奶茶可是熱門飲料，擺在架上的奶茶一會兒工夫就沒了，冰鎮酸梅湯也快見底了，只看到懷安指揮著弟兄繼續從井裡將冰鎮的飲料提上來。

主桌的菜都是由我一道一道送上，每道菜我會先報上名稱，再陳述功效，甚麼養顏美容、補益精氣、益壽延年等，大概是我的臉皮夠厚，這些話說得臉不紅心不跳。

「皇上聽說他最後就是出現在這個朱仙鎮，對於買走他的人，軍奴處只登錄了一個柳字，不知是姓還是名。」王爺輕聲對將軍說的話，在我放下蟹黃豆腐煲時傳進我耳朵。柳？謝心妍的母親就是姓柳，他們在打聽誰呀？

將軍想了想，「如果確定最後出現在這裡，屬下就可派人向幾個大戶人家打聽打聽，只要他還活著，屬下就有把握找到他。請問王爺，皇上有說找到後怎麼處置嗎？」

王爺抬起頭看到我站在桌邊，忽然開口問我：「馮公子，請問令尊曾經在軍中服役嗎？」

「沒聽說。」我立刻回答，想想又加上一句：「草民的爹好像只會做菜。」

王爺笑著說：「馮公子客氣了，看馮公子如此談吐，馮老爺一定也是出自書香門第。」

「呵呵呵，王爺太抬舉家父了，草民真的從未見到家父提筆寫字呢！」我心中有預感，王爺的秘密任務就是找馮將軍。

我對王爺說：「喔，草民準備了一盤水果雕刻，請王爺、將軍稍待，草民現在就去端來。」

我剛回到廚房，就看到馮將軍在和我們的二廚老疤說話。

「爹，你怎麼來了？」

馮將軍笑著說：「我擔心妳啊！就怕妳沒大沒小，惹惱了王爺，到時只好去牢裡做飯了。」

「唉呀！爹，您怎麼對我那麼沒信心？我拿出去主桌的每道菜都吃得光光的。」

我拉著馮將軍來到廚房門口，指著大廳說：「您瞧！颯驥營的弟兄把我準備的飲料都喝光了，炸雞排一塊也不剩，連鮑魚烏參的湯汁都被舀走拌飯了。看來，今晚沒剩菜拿回山上了。」

馮將軍哈哈大笑，摸著我的頭說：「我們的希正令人刮目相看！」

馮將軍的笑聲實在太宏亮了，他剛說完話，就聽到王爺的聲音傳來：「如果說這不是馮將軍的聲音，我把腦袋砍下來讓你們當蹴鞠踢。」

聽到這聲音，馮將軍愣住了，看著我問：「雲王爺？」

我點點頭，還沒說話，王爺和虎嘯將軍已經來到廚房門口了，馮將軍激動地看著王爺，忘了行禮，倒是王爺先開口了。

王爺拍著馮將軍的肩膀，「馮將軍，本王找你找得好辛苦，如果再找不到你，皇上就要治本王的罪了。」

馮將軍這時候才想起行禮，可是他剛彎腰，王爺就托著他的手腕把他拉起來了。

「馮將軍，這些年苦了你了。前兩次派人南下找你，只知道朱仙鎮是你最後的落腳處，總算本王運氣好，剛到這個鎮就碰到你了。」

馮將軍黯然地說：「末將辜負了先皇的期望，實在是罪該萬死。」

「你這是說的甚麼話呀？」王爺佯裝生氣的樣子，「對於馮將軍的判決，先皇臨終之際懊悔萬分，遺詔要皇上代他補償。」

馮將軍還想說甚麼，王爺阻止了他，轉頭對虎嘯將軍說：「展鵬，讓你的人先回營，我們留下來和馮將軍喝一杯。」

小黑帶著弟兄很快將主桌收拾乾淨，請老疤再炒了幾盤下酒菜，拍開了一罈女兒紅，我去廚房拿了一盤炒花生。

「馮將軍，我記得你一直未娶妻，這位馮公子是親戚？」王爺問。

「說來話長，」馮將軍將沉海事件簡述了一遍，「這是一場精心謀劃的陷害。我帶著大小姐和懷安往北逃，本想回我的家鄉，沒想到在這裡碰到當年一起被發賣的屬下，所以就留下來了。而為了謀生，我家大小姐不計身分，女扮男裝，幫我打點這個飯館。」

我正要阻止馮將軍說出我的身世，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只看到虎嘯將軍張大了眼睛。

「妳是謝家大小姐謝心妍？」虎嘯將軍兩眼精亮地看著我。

是就是唄，幹嘛這麼激動啊？難道這個虎嘯將軍和謝心妍認識？這個時代的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他們兩個怎會認識？除非…唉呀！

「沒錯，她就是謝家大小姐。」等不到我回答，馮將軍主動承認了。

虎嘯將軍站起來，眼光熱切地看著我，「小妍，我是大雕。」



啊？誰？我應該認識嗎？誰能告訴我他到底是誰？

馮將軍也站了起來，面露驚喜道：「將軍是甯家大公子？」

見對方點頭，馮將軍轉向我說：「大小姐，這位就是妳自小定親的對象甯將軍。」

他們不是稱他為虎嘯將軍嗎？怎麼又變成甯將軍了？他到底是姓虎還是姓甯哪？

我輕聲地說：「我不記得了。」

甯將軍失望地坐下，王爺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

馮將軍將我在牢裡被人下藥毒啞以及有人企圖勒死我的經過，向在座的人敘述了一遍，同時也說道因為我被勒斃又還魂，所以記憶喪失，甯將軍的臉色才好看一些，不過轉眼間他又變臉了。

「他們企圖害死小妍？我祖母怎麼沒有阻止他們？」

馮將軍答道：「章姨娘帶人立刻將小姐關到海邊的土牢裡，禁止我們下人去探望，第二天謝老爺剛到家，長老們就決定在午時三刻將小姐沉海，等甯家老太太遣人趕來阻止時，已經來不及了。」

馮將軍憐惜地看著我，「懷安帶著大小姐和我們碰面時，我才知道他們不但將小姐毒啞，而且企圖勒死她。」

「王爺，屬下可以和謝大小姐單獨談一會兒嗎？」甯將軍問。

奇怪，問錯人了吧？他想和我說話不是應該問我嗎？這個重男輕女的年代讓我無言，我翻了翻白眼。當然，我知道這時候不適合發表我男女平等的言論。

王爺點頭後，甯將軍才問我：「小妍，我可以單獨和妳談談嗎？」

我面向馮將軍問道：「爹，您不同意甯將軍和我單獨說話？」

馮將軍愣住了，滿臉通紅，支支吾吾地說：「大小姐，這件事妳可以自己作主，不用問我。」

「那怎麼行？」我堅持，「您當了我好幾個月的爹，怎麼這個時候不管我了？萬一甯將軍是要揍我呢？您是管還是不管哪？」

王爺看著臉色鐵青的甯將軍，對我哈哈大笑，「謝大小姐，妳放心，我擔保甯將軍不會揍人。他敢揍妳，我一定把他下到皇宮的天牢裡。」

「那就謝謝雲王爺囉。」我對王爺一禮，隨著甯將軍走向一張無人的餐桌。

「甯將軍，我還沒吃晚餐，你不介意我邊吃邊談吧？」說實話，我真的餓扁了。

甯將軍詫異地看著我，我問道：「我的臉上有蟲子嗎？」

甯將軍不好意思地說：「對不住，因為妳和我之前所認知的謝大小姐不太一樣，我有點不適應。」

我笑了笑，走到廚房拿了個盤子夾了幾道菜回來。

甯將軍問我：「驛站將我弟弟小虎寫的信拿給我，他說妳在海邊脫險後，會到老地方和我見面。我派人到老地方等了妳好幾天，妳怎麼沒來？」

我邊吃邊答：「就像我爹說的，我被勒死時，可能靈魂出竅了，等我又回魂時，就變成了一個新的謝心妍啦，所以以前的事都不記得了嘛！所以咧，我不知道老地方在哪裡唄！」

大概是我說話的態度有點隨便，甯將軍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我趕緊說：「我們真的訂親了嗎？你是奉父母之命還是真的喜歡我啊？」

「妳、妳一個大姑娘家，說起話來怎麼那麼直白？」甯將軍似乎被我噎到了。

我吞下口中的食物，「我是新的謝心妍唄，其實我更喜歡當馮希正，你就把我當作馮公子和我說話吧！」

甯將軍挫敗了，俊臉微紅地說：「我和妳從小就認識，我一直將妳當妹妹看待，突然妳用一種陌生的口吻和我說話，我不知該說甚麼。」

我笑著說：「如果你只是將小妍我當妹妹，顯然你對我沒有戀情只有親

情，怪不得你留在軍營快一年都不來看我。」

「我，」甯將軍語塞了，他推說：「我們定的是娃娃親，而且婚姻大事由父母作主。」

我哼了一聲，「誰規定的？既然是夫妻，就要有甜甜蜜蜜、如膠如漆的感覺，和自己的妹妹住在一起有甚麼樂趣？」

我站起來，將空盤子拿到廚房，經過主桌時，馮將軍憂慮地看著我，我沖著他一笑，這個甯將軍的智商不足以傷害我。

「甯將軍，如果你只把我當妹妹，那麼我們還是不要成親的好，」我舉手阻止甯將軍反駁，「反正對我們村子而言，我已經是個死人了；不過，被人冤枉很不好受，目前我只想還自己清白。」

甯將軍又是直直看著我，我再次問道：「我的臉上有蟲子嗎？」

「我們將來是否成親，以後再說。」甯將軍的談吐似乎恢復正常了，「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恢復妳的清白，將陷害妳的人繩之以法。」

我高興地說：「謝謝將軍，我們就一言為定吧！」

甯將軍的笑容有點詭異，我突然覺得我好像上當了，我好像沒注意他的上半段話的內容。不管了，先想辦法回

去修理章姨娘和小妮再說。

我和甯將軍回到主桌時，看到雲王爺和馮將軍等人聊得挺愉快的，大家挪出兩個位子讓我和甯將軍坐。

馮將軍說：「大小姐，王爺剛剛聽到妳的遭遇，決定為妳申冤，後天我們啟程回村子，將那些陷害妳及柳夫人的人抓起來。」

我急忙站起來對王爺行禮，「謝謝王爺！」

王爺笑著說：「馮將軍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沒說。」

我看向馮將軍，馮將軍笑得好開心，「王爺說這頓酒宴是他吃過最有趣的一次，又聽到妳不幸的遭遇，王爺想收妳為義女，妳怎麼說？」

我能說甚麼？有王爺當乾爹，將來我就可以像螃蟹一樣橫著走路了，我立刻雙膝跪地，口中說著：「義父在上，義女心妍給您磕頭。」

～待續～



端午節

詹鴻銘

五五端午飄粽香
辭永詩人屈原誌
博聞疆志之察察
舉世皆濁吾獨清
眾人皆醉吾獨醒
憂君與民思高攀
寧葬於江魚腹中
安能以皓皓芳行
而蒙世俗之塵埃
盡忠貞履潔絕志
赴汨羅自沉殉節
捨身取志銘塵寰

道白蛇

黃秋東

尋尋且覓覓 日起又日落
一生過一世 十秋再千載
素真見許宣 排山又倒海
歷經滄桑苦 終為償情債

覓盡七世塵 吹皺一江水
生靈成蜉蝣 法海怒難容
情堅燦金石 愛比歲月長
雷峰為君開 我佛亦釋懷